6

B366.7
K96

浙江巡撫劉

奏為乍浦夷船現已全數退出恭摺由驛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逆夷於本月初九日攻陷乍浦旋又有火

輪船至尖山口外洋遊奕窺探業經臣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揚威將軍奕經等將失守情形

及辦理緣由先後恭摺

奏報在案茲於二十二十一等日連接平湖縣知

縣胡培荃海鹽縣知縣何煦綸等稟報十八日

乍浦夷衆萬餘人在塘上排列隊伍城内夷人

鼓吹登船餘夷亦相繼而登當時開出船二十餘隻餘船四隻至十九日辰刻一并開行俱向東南大洋而去又將倉内米石以及民間貴重之物均被搶擄在洋停泊之戰船及商船或被所擄或被所燬民房屋宇多被焚燒等情臣查該逆攻陷乍浦甫及十日復又全數退去其心實屬叵測是否轉回定海抑欲至江蘇上海等處滋擾均未可定臣於接稟之後當即飛咨江蘇督撫臣從嚴防堵一面札飭甯波府遣人赴定海密加查探嗣因該逆擄我戰船并商船恐

589670
SEP 18 1940

其假扮弁兵商賈闖入各口復經咨行各處認真稽查以免墮其奸計至該逆在乍佔據雖止旬日而兩年以来所修之守備悉被所燬炮位軍械均已遺失即官民房屋多已焚燒事事從頭整理勢難猝辦此事若遽遣重兵駐彼鎮守則殘破之地無以自固此次該逆在乍浦退出之船共計有二十餘隻人數多至萬餘而同時在定海鎮海甯波等處遊奕停泊之船亦尚在二十隻内外其夷衆應亦不少設令出而復来斷難抵禦似應先委大文武員弁酌帶兵勇赴

彼撫輯難民彈壓土匪俟日後察看情形再行
繕修守備派兵駐守庶使夷艘復至不致有挫
衂之患再乍浦失守之際傷亡員弁兵民現尚
查無確數惟署乍浦同知候補知縣章逢甲是
日帶同鄉勇在西行汛防堵因身受重傷被該
逆所擄昨有該員家丁李增自乍前赴嘉興在
欽差大臣耆英處稟報現據嘉興府探明該員
已在乍因傷身故臣現飭該府尋取屍身妥為
棺殮查該署員以文員帶勇堵禦致被逆夷戕
害為
國捐軀深堪憫惻相應請
旨飭部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員弁人等俟查明
後由揚威將軍等
奏咨辦理除探明夷船實在駛往何處分別核辦
并咨會揚威將軍等委員赴乍安撫外所有逆
夷退出乍浦緣由理合由驛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乍浦失守以後嘉興一帶民心大為驚
惶嗣欽差大臣耆英抵彼遣兵赴各處堵禦
并向居民安為撫諭極合機宜閭閻始為鎮定

現在夷船已退自可悉臻安謐足以上抒
宸廑合併陳明謹
奏

浙江巡撫劉
奏為乍浦退出夷船據報仍在浙洋恭摺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乍浦夷船二十餘隻於本月十八九等
日先行起椗開行據報向東南駛去又有數隻
開往江蘇洋面臣當飭寧波府知府鄧廷彩等
確加查探有無折回一面恭摺
奏報聲明俟探明各船駛往何處另行具
奏在案據鄧廷彩等稟覆探得乍浦口外小洋山
洋面有夷船二十一隻大柑洋面泊夷船一隻

定海縣道頭地方泊夷船十三隻鎮海縣招宝山下泊夷船二隻又據鄞縣知縣王鼎勳另禀瀝港洋面尚泊有夷船一隻彼此稍覺參差其餘地方船數均屬相符查該逆在浙之船本在四十隻内外今該府等所探各處船數在四十隻之間與向有之船不相上下小洋山離乍浦不遠在彼停泊之船自係即由乍浦開往查小洋山為江浙交界之區可以直至上海等處且可越江蘇而竟至山東天津即復折向浙省尖山海口亦甚便捷今該逆將各船聚泊於此情殊叵測其定海船數尚多而鎮海之二船亦並不退去并聞招寶山上舊有之戚遠城該逆量加修築復於東山上添鋪石路蓄貯澹水又聞其製造杉板船三十餘隻竹排百餘架察其說計恐有據鎮海定海為巢穴分船四出滋擾之意各省沿海口岸在在均應戒備以免侵軼除着各屬從嚴堵禦並咨沿海各督撫將軍一體防範外理合恭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浙江巡撫劉

奏為浙洋添有夷船多隻并有分艅北駛之謠恭

摺由驛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逆船漸已自南面北并聞閩省厦

門添有新到之船稱欲攻犯天津當經恭摺

奏報在案嗣後象山鎮海等縣先後稟報金塘

東嶼等洋面俱有逆夷船隻遊奕茲於本月十

三日戌刻復據寧波府等稟稱初十日探得鎮

海招寶山下泊有逆船二隻定海道頭竹山門

蟹臍港金塘等洋共泊逆船五十三隻並聞此外尚有續到之船亦不日可到各逆口稱係向天竺國借来又稱船内之人係呂宋國人氏各船在定海港會齊留呂宋人在定把守其餘分帮至天津吳淞滋擾等情臣查去年該逆攻陷定海等處之時其船共計四十餘隻嗣雖時有增減總不離於此數今鎮定兩洋船至五十三隻而定海縣所轄之坡山洋面尚有逆船三隻昨接兩江總督牛鑑咨會據稱該逆攻犯寶山其船二十六隻是江浙兩省現在共有逆夷船八十四隻較之去年秋間船數增至一倍前所聞厦門到有逆船之說竟屬確實該逆糾合醜類聚集各洋居心寔屬叵測現在宝山已陷勢必窺伺崇明上海至天津一口該逆本稱欲往侵犯今既已船隻添增且值此風順潮盈更難保其不分艅北竄必須從嚴戒備以免不虞至山東奉天各口雖非該逆注意之區然一則路所必經一則地居切近亦應防其竄擾除飛咨各將軍督撫臣一體從嚴防範外理合恭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浙洋船數雖增該逆並未蠢動省中民
情亦屬妥貼足慰
宸懷合併陳明謹
奏

兩江總督牛鑑
奏為逆夷大集船炮闖入吳淞提臣陣亡寶山縣
城失守臣移駐嘉定收集潰兵情形恭摺由驛
馳
奏請
旨將臣從重治罪以儆失律仰祈
聖鑒事竊照五月初七日馳奏逆船相持情形臣
於拜摺後復周歷海塘會晤提臣陳化成面稱
經歷海洋幾五十年海上防禦全憑炮力此身
在炮彈中入死出生難以數計刻下佈置精密

可打勝仗並屬臣放心等語詎料初八日卯刻
臣正傳署遊擊張蕙轉傳軍令間驟聞塘岸炮
響知係開仗即至南門外親往督戰庶將士見
臣親至益加奮勵惟時炮子從空亂飛冒險而
往乃甫至轟塲地面砲彈在臣前後左右落者
無數遙見該大船巍如山立將巨炮安於桅上
觀定臣所隨之隊重迭施放隨兵被擊斃者十
餘人俄報提臣陳化成在塘對擊曾轟壞夷船
三隻約傷夷匪數十人夷匪仍施放大炮火箭
不止轟壞房屋以及將台連被打破臣憤恨嗔
助恨不以一身敵愾而將士見勢危急扶臣折
回見砲彈所着處屋瓦亂飛草木披靡臣自度
萬無生理行五六里之遥漸至城門竟未遭其
毒跌臣回至縣城城內居民本少業已徹空而
寶山縣令周恭壽墜馬跌傷又報上塘業已轟
裂逆夷由外周塘登岸臣看此光景已不可支
即從西門退出行至四五里之遠即見東門一
帶火起又見西炮台存貯火藥之處並被焚燒
又探報逆船二隻已驀進海口尚恐後船連檣
而進上海無險可守知已不可復問臣於黃昏

時始抵加定連夜傳令收集各營潰兵即馳至
太倉州城堵禦要口並一路查探逆船截其入
省之要道保守根本重地臣惟有仰天痛哭自
撾自恨又提督陳化成為
國家忠勇兼全之臣遽效死於頃刻之際臣又不禁
仰天痛哭伏念臣以一分庸儒未嫻軍旅仰蒙
皇上不次鴻恩擢任兩年半載以來與提鎮文武等
講求防禦舉凡練兵繕械賞功懲惰一切機宜
寔已蒿目腐心不遺餘力詎料逆夷兇猛迥非
尋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擊身經方知兇
燄非可猝制委非將士不肯用命惟臣忝任封
圻統兵無術致有蹙失撫躬自問萬死難辭惟
有仰求
天恩先將臣從重治罪以為失律者儆除查明陣亡
將備兵丁另行具
奏外所有嘆夷突入吳淞提臣陣亡寶山失守緣
由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
奏

按此摺牛公自陳心驚膽裂狼奔逃死情形
不啻親供招狀厥後竟免駢誅幸矣　鶴閒識

兩江總督牛鑑
奏為上海失守該逆火輪船隻駛抵松江城外開
炮相持旋即擊退並查明吳淞接仗時擊壞夷
船四隻擊斃夷匪二百餘名恭摺由六百里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微臣駐紮崑山居中調度兩日以來據
各路探報初八日在吳淞接仗時擊沉火輪船
一隻又擊壞大夷船二隻淺擱沙灘又擊斷大
夷船中桅一根仍前駛去並查得該逆八寶山
城後點明各船轟斃夷人約有一百數十人之

多驅使本地强壯丁勇為之搬運物件下船旋
即陸續留住補充夷匪轟斃之数又於十二日
已刻報到該逆船四隻於十一日午刻駛近上
海縣城逆夷數百人即從新閘登岸繞近北門
該縣商民亦已遷徙一空力不能支即於未刻
失守又於十三日午刻據壽春鎮尤渤署松江
府王紹復稟報該逆船由黃浦駛入城外炮聲
不絕該鎮即將所帶官兵出城分札四隊嚴陣
以待該守土城督戰見黃浦江面由東南駛來
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四隻開放大炮五六十声

我兵見其將近義口洋開炮回擊該逆相持至
申刻仍由原路而去伏查該逆兇狡異常見我
兵隊伍整齊不敢近岸難保其糾約多艘去而
復來臣已飛飭該鎮守嚴督弁兵實力堵禦務
使計出萬全不使該夷有可乘之隙至由松江
泖湖而進可以直達蘇州盤門外之寶帶橋逼
近省垣最為緊要已飭臬司星夜回省面商撫
臣馳赴寶帶橋籌衣濱一帶分別堵禦塞截其
由上海之新閘至青浦之黃渡橋崑山之三江
口臣已節節設伏預備減運粮船多隻截其來

路並面飭蘇松鎮周世榮在於三江口地方屯
札營盤督率防剿所有泖湖福山兩海口臣與
撫臣會商堵截不令一船竄入外現在上海文
武員弁尚無下落所有寶山開炮接仗轟擊並
夷船駛抵松江旋即退去及微臣各路嚴密防
堵情形恭摺具
奏

兩江總督牛鑑
奏為逆船全行退出吳淞上寶兩城夷鬼俱已登
舟竄去臣現飭文武帶兵前往彈壓並飛檄沿
海口岸加緊嚴防分竄恭摺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昨十六日將夷船再犯松郡經總兵
尤渤擊退該夷復以杉板等船駛入泖湖測量
水勢臣飛咨撫臣暨浙省加意防範緣由馳
奏在案茲據寶山縣令周恭壽探報吳淞逆夷船
隻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

又據署松江府王紹復稟報十四日夜間聞上
海城內夷人鳴號十五日已刻黑白鬼子全行
登舟其火輪大小船隻即時駛出吳淞口外等
語查該夷日前由黃浦兩犯松郡並分艅駛入
泖湖測量水勢是直欲內犯省垣今忽焉全行
退去雖在前吳淞接仗曾被擊壞夷船四隻轟
斃夷匪三四百名並入犯松郡時總兵尤渤連
番擊退但究未大受懲創何以驟然駛去其情
殊為叵測除一面札飭蘇松鎮總兵周世榮同
知沈炳垣帶兵前往上海寶山兩縣安撫百姓
彈壓土匪查明提臣陳化成屍身妥為棺殮一
面飛飭崇明狼山溜河福山各口岸在防文武
督勵弁兵嚴密防範並咨明揚威將軍暨沿海
各省大吏一體嚴防外謹將夷船全行退出吳
淞緣由恭摺由六百里馳

奏

再頃據南滙縣探報十五日酉刻瞭見萬山洋
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
山東天津情形該逆滅絕天理大肆猖獗憤懣
實不可言除飛咨崇明狼山兩鎮加緊防禦一

面飛咨山東直隸督撫一體嚴防至提臣陳化
成屍軀現據稟報在葦塘尋見抬至加定縣城
當囑該縣營文武妥為收殮將靈柩扶往蘇州
省垣暫停俟家屬到日遵
旨將恩賞給銀一千兩由江蘇軍需局給發照料扶
送　籍理合附片謹
奏

兩江總督牛
奏為探報鎮江府城失守城中官員不知下落恭
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六月十五日恭報逆夷登岸一面接
仗一面攻城並臣齊慎臣劉　退兵至新豐鎮
地方緣由業經奏明在案茲於十六日午刻又
據常鎮道周頊稟報該逆用火炮攻擊又用梯
登城開門釋放百姓經趨滿營慘殺弁兵城中
竟夜火光不絕官兵之在新豐者忽於三更驚

起潰散齊慎劉　不知現往何處副都統海
鎮江知府祥麟丹徒知縣錢燕桂亦不知下落
等語　臣查該逆蓄謀叵測自吳淞金焦瓜洲儀
徵各要口均用大船把守危迫實不可言伏求
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臣會同江寧將軍德　合
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欽差者　等會　奏為夷船大帮闖入江口已過江
陰之鵞鼻嘴地方情形甚為危急恭摺由驛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夷船二十餘隻在於福山口遊奕並有
火輪船向江陰靖江洋面行駛恐炮力不能遠
及中洪兩岸無從攔截該逆可以乘風直揚子
江業經臣等於六月初三日恭摺馳
奏在案查由海入江以江陰縣之鵞鼻嘴為第一
重門戶該嘴岸與南岸可以設炮屯兵其北岸
地方盡係沙灘潮落則水勢淺阻且該處無險

可據難以設防是以督臣牛鑑飭令徐州鎮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同各本汛弁兵在於鵞鼻嘴協力防守一面札飭前署常州府事太倉州知州徐家魂預備火攻船隻及南岸釘樁截各事宜旋據寶山縣稟吳淞口夷船三十餘隻俱已起椗向西北行駛探聞欲至江甯並據剴河福山等處探報夷船均由該境洋面陸續行駛已有六十餘隻之多復經臣等飛飭江陰等縣一體嚴防茲據常鎮道周頊等稟稱初三日瞭見火輪船二隻業由北岸繞過鵞鼻嘴江面正值大汛之期水長七八尺該船順風行駛直向上游沙線之上乘潮行駛如飛該處弁兵度量砲力難及未經開放鎗炮後面大帮夷船相距不過一二十里因兵力衆寡不敵難以設法堵截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憤恨該逆勢既披猖情尤詭譎似此險要之鵞鼻嘴已可乘風乘潮驀然闖進則由此以至圖山焦山象山等處江面漸寬可揚帆直達長江門戶實屬一無足恃正在萬分焦急間接徐州鎮王志元常鎮道周頊稟稱該夷火輪船二隻於初三日傍晚在江

陰上流二十餘里之中港停泊初四日辰刻回
頭東下申刻在江陰下流之黃山港寄椗其後
面船隻尚多不能辨認又據京口水師游擊李
澄禀稱初五日辰刻瞭望大帮夷船及火輪船
蜂擁而來連檣直上自辰至午已有三十餘隻
後面尚見夷艅該逆如此猖獗不特江陰對岸
之靖江通州等處人心震動即江甯以下之揚
州鎮江等府均屬可虞該逆竟敢直犯江甯則
根本重地更覺不堪設想臣牛鑑已馳往鎮江
會同叅贊大臣齊慎等督辦攻擊一切事宜該
郡駐札官員尚屬不少其江甯省城已添由浙
調回之八旂官兵八百名又有已到之江西兵
三百名即咨會星速前往以資調遣惟揚州兵
力單弱即由臣程矞彩飛咨漕臣河臣分撥弁
兵星速前往協防臣等仍咨會江甯將軍等督
率將弁兵丁認真守禦第該船大帮衝突即使
按兵不動而道路已多阻梗之虞且難保其不
分投擄掠至吳淞口尚泊有夷船四隻脚船十
二隻太倉州禀報劉河口外亦有二桅夷船停
泊並時見小船遊奕自是往來接應其居心叵

測該處逼近黃浦江恐其再犯松江府肆行滋
擾並已咨行提鎮嚴加防範不任乘虛分竄以
固蘇垣所有夷船闖入江口扼要地方現在分
別防守緣由謹恭摺由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正在拜摺間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二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耆伊奏閱逆夷回信一摺覽奏可惡之至
該逆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
恐有傷國體着與牛程專意剿辦無稍
游移等因欽此仰蒙我
皇上指示機宜曷勝欽服惟今昔情形迥異即旦暮
亦多變動現當江水盛漲伏汛方長該逆船折
戲往來較內港檣帆行駛尤為迅速且彼兵在
船安坐施放炮火直有不可向邇之勢我兵在
岸露立既無障蔽又甫經收集銳氣全消大砲
均已無存兵械又復不整如驟與爭鋒必難望
其得力甚至地方糜爛民困滋深殊覺傷心慘

目至從前督臣牛鑑所奏水師戰船十六隻招
募各船大小七十隻另製火輪船四隻自吳淞
失守後均經失敗並被逆夷燒燬無論一時備
辦不及亦斷難與彼相持如一意堅守長江既
為所扼則聲勢梗阻是戰守兩難日久更不堪
設想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東南時事應如何曲予矜全
飭下廷臣速議良策務期有裨
國計而安民生以濟危急臣等不勝戰悚縷陳伏
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按牛摺之請速決大計者摺之請速議良
策無非講和兩字耳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其
心實非為國也全大理所謂棄險不守藉敵
要挾竭億萬民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
命遂致洪流泛濫後患無窮真可三歎鶴間識

欽差者 伊 江督牛 等會 奏為形勢萬分危
迫呼吸即成事端冒死允夷所請以拯民命
請
旨將 臣等從重治罪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本月初八日將辦理情形會摺馳
奏先於初七日據該夷將請求各欵開列清單交
委員塔芬布等携回臣等公同閱看一係索討
洋錢二千一百萬元本年先交六百萬元其餘
分年帶交一條索討香港作為馬頭并求准往
廣州福州厦門寧波上海等處貿易一條與中

國官員用平行禮其餘雖尚有請求大抵不出
三欵之外並據堅稱若能如其所請即當永訂
和好不敢再啓兵端不如所請即行開仗並往
別省滋擾等語臣等正會同酌議擬即明晰照
覆詎料初八日戌刻該夷因聞訛舛有調壽春
鎮兵來省防剿之信忽換紅旂并於鍾山之上
安放大炮聲稱定於次早開炮攻城勢甚猖獗
臣等查江甯省城雖已派撥弁兵分股防守惟
週圍五十餘里兵力不敷且所調江西湖北徐
州各官兵均勇挫衄士氣不揚未敢恃以為固

況鍾山逼近省會該夷登高臨下一經轟擊勢
必不支兼之民氣柔懦一聞此信均各驚慌即
有男婦數萬人赴臣等各衙門遮道號呼籲請
救命臣等復查該夷自犯順以來由粵入閩歷
浙入江屢經命將出師總未能挫其兇鋒近復
大集醜類兵船多至八十餘隻輒敢改陷京口
橫據長江斷我南北衝要茲復連檣並進直逼
金陵危在旦夕臣等目睹萬分緊迫情形若再
四固執萬一危城莫保臣等死不足惜所慮三
省根本一有搖動不惟京口梗塞不通即安徽

江西湖北各省會該夷均可揚帆直達并據江
都縣彭以竺探報該夷有戰若不勝即遣漢奸
偷控高堰等情如果屬實禍患尤不可問臣等
復思該夷所請各條雖係貪利無厭而其意不
過求賞馬頭貿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與
其兵連禍結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請以保江
南大局現已照會該夷申以盟誓如果悔禍戢
兵即照所議各條速為商定一面奏明乞
恩倘犬羊之性仍不馴伏臣等惟有激厲將士嬰城
固守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惟念臣等均荷
聖恩畀以重任不能宣威殄寇又復膽大擅專罪難
擢數應請
旨將臣等一併從重治罪理合會摺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臣等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欽差者伊江督牛等會
奏為暎夷請求各欵委員連日會議業經粗定條
約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因暎夷猖獗江甯萬分危急冒死
允夷所請並乞將臣等從重治罪緣由馳
奏在案彼時實因安危呼吸稍遲即變是以權宜
從事暫戢兇鋒以便派委大員前往妥議臣等
於發給照會後即委四等侍衛威齡署江甯布
政使按察使黃恩彤於初九日乘夜出城親赴
夷船向該夷首明白曉諭並會議一切章程即

據夷酋瑪利遜等四人出艙相見該侍衛等待
以至誠曉以大義反覆開導而該夷酋等請求
各欵堅執如前加以駁詰則負氣不服該侍衛
等連日與之詳議始據該夷將通商輸稅各事
宜粗定條欵追詰以如果允准所請兵船是否
即行退去長江該夷酋等聲稱俟各欵議定後
先給洋銀六百萬元伊等即將長江所泊各船
全於退出吳淞口外江甯京口等處決不再有
阻過惟鎮海之招寶山厦門之鼓浪嶼及定海
三處須俟洋銀付清方肯退還等語該侍衛等
以為期太久復據理向爭該夷酋僅允將招寶
山先行退出其餘仍執原議該侍衛等將酌辦
各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該夷於酌擬條欵後復據稟稱此以和好通
商既蒙
皇帝恩准並
賞給馬頭不勝欣感為萬世利賴在此一舉仍求將
條欵奏明
皇帝批准鈐加
御寶伊等亦請伊國王蓋用印信兩國分執奉為世

守方可永結和好不致再啟兵端再三籲請情
詞極為迫切該侍衛等告以中國無此體則而
瑪利遜則稱伊聞從前頒給各國
勅書均用
御寶務求奏請於所議條欵內鈐蓋
御寶如不見允伊等回國無以取信國王必致再有
爭端所有前議各條即可毋庸置議等語是該
夷之意專以
御寶之准用與否為向背從違察其隱衷實因悔禍
厭兵慮恐再有翻悔欲為一勞永逸杜絕後患
之計該夷性本多疑若非示以
恩信易啟反側之端合無仰懇
天恩俯如所請俾南北不致阻遏商民立解倒懸是
所失者雖大而所保全者尤為重大所有連日
以來酌辦夷務情形謹合詞恭摺奏
聞

大理寺卿臣金應麟跪
奏為敬陳諸臣欺罔之弊請立伸
乾斷以挽積習而培
國本事臣伏讀
諭旨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非還朕一欺字等因
欽此仰見
聖明洞照萬里之外退而思維痛深以泣顧諸臣實
限於材智鞭策不前臣以為
國家之憂未有所底也竊謂欺之一字非徒海疆
諸臣蹈之即中外大小諸臣皆蹈之諸臣受

皇上重恩非敢盡昧天良其故由於爵祿之念重而
揣摩趨避之計熟耳
皇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諸臣何所容其欺顧事有
不可諸臣知而不言惟
皇上之意旨是從此一欺也事有衆議以為當行而
不便於諸臣之私則陽託補救陰持兩端使其
事已行而實未行或暫行而旋止此又一欺也
辦理事件預存模稜將就
皇上偶未深究諸臣即喜其得計以為彌縫了結乃
是真正風氣孤立一派萬不可為此又一欺也

論者或謂海疆之患由於驟嚴鴉片之禁然當
議禁之始
皇上命內外大臣各抒所見斯時有一人不與議者
乎知其未可驟禁則當直陳其難而需以時日
知其必需急禁則當預為之備而并力驅除乃
諸臣所議衆口一辭迫粵省遵
旨嚴辦各處猶陽奉陰違遷延塞責並無一人議及
沿海脩備者謂在事諸臣所見皆不及此其誰
信之其意不過欲俟將來小有窒礙便可陰行
阻格既不任嚴禁啟釁之咎復不居弛禁釀禍

之名至於國家事體輕重舉非所計此非前事
欺罔之明驗乎現在各海疆奏報事體見於
諭旨者與被害士民傳說多不相符固由辦理機密
民間不盡能知然其諱飾彌縫亦已難逃
聖鑒夫諸臣之有欺有不欺臣不敢知然
皇上英斷有不難破諸臣之欺者是在賞罰用舍之
間而已臣愚以為有事之際得人為急資格不
可拘嫌疑不必避舊過不妨宥重賞不宜惜請
明飭中外諸臣洗心滌慮務除欺罔積習即令各舉
所知凡能辦夷事者實疏其長以備任使其誤
事諸臣立予罷斥即以所舉更換所舉得實者
與之同賞所舉無效者與之同罰有罪必行其
法施不測之威使諸臣知畏有才必盡其用行
不測之恩使諸臣知感恩已渥矣苟所事不效
則威即加之威既嚴矣苟其勞可錄則恩隨及
之恩威各正其功罪使諸臣知　威必行於貴
近恩必及於微賤恩不逾日威不後時是在我
皇上新之而已夫諸臣欺
皇上
皇上不知其欺彼尚不敢遽肆若已明知其欺猶令

勉強任事則彼且以欺為得計又將何所不至
哉現在浙省任事諸臣即用粵之故智而其敗
衂甚於粵江蘇任事諸臣即用浙之故智而其
敗衂又甚於浙視覆轍若成例以為
朝廷必不能寬彼責此何
皇上愛惜諸臣而諸臣不自愛惜之甚也臣聞長江
海口甚險狼山焦山等處皆有鎮兵亦可固守
頃夷船深入並無一人近敵即已失守則
國家平日養兵設險意將何為今若但查逃兵不
誅官吏將弁異時紛紛效尤輕棄職守無恥苟
活之徒臣不知伊於胡底矣竊見無識者流皆
謂
國家無人無兵無糧餉無器械不得不從權宜臣
謂無人則當求人無兵則當練兵至於糧餉器
械亦當計度現在所有多則將重少則用謀作
三軍之氣定邊疆之危在於
皇上假以事權與任事者運用一心而已
國家席全盛之勢以戰則或需時日以守則自固
有餘現在中國之財耗於逆夷之擄奪與任事
諸臣之縻費殆以千萬計其於事體無尺寸之

功有無窮之害坐使
皇上節用愛民數十年之積累為之罄盡言之可為
寒心
皇上聖德如天每事引咎諸臣恃
皇上之仁慈肆為欺罔已敗求賞未戰言功今則棄
險不守藉敵要挾竭億萬氓庶之脂膏保一二
庸臣之軀命此又天理所不容者也臣愚望
皇上責諸臣以職守正諸臣以功罪綱紀肅則
朝廷尊
朝廷尊則
國本固諸臣知畏
皇上自不敢畏夷矣且不能者退則能者進普天臣
庶受
列祖
列宗之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稍有知識詎敢為非振
其氣則莠可為良諭以義則財皆為餉雖海疆
一隅稍有警動實不足慮臣不勝憤懣謹抒愚
誠冒昧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竭瀝懇陳仰祈

聖鑒事臣惟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君而喻之於絜矩者何民之好惡是也民何好何惡好賢而惡不若耳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端始於優柔寡斷其後遂以小人為國家病經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猝禽駭獸奔紛紛藉口惟知船炮之足驚誰復典型之是懼去年秋後夷船退出

大江烽烟稍靜我
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有法莫逭始
命沿海督撫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核交部治罪
於是取辱國之請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
叅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
雲先後就逮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余步雲情節較重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者無不俯首稱快謂國法雖
未前伸於琦善而猶伸於余步雲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而今而後前車之覆足為殷鑒誰復有
肯蹈必然之死而不求生於一戰哉乃二十六
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為葉爾羌帮辦大臣邸抄閱傳人情
震駭既而徐徐鮮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
之四裔以禦魑魅之法
皇上之於琦善將毋類是而今且以三品頂戴為熱
河都統矣旋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帮辦大臣文
蔚為古城領隊大臣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
海兵丁之敢於逃竄不馴至今日海水羣飛鯨
魚跋浪為所欲為莫能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

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燄
今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
尤恐不足饜民心而作士氣何況繫帶再加脫
俘囚而薰沐之乎至於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
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當少減然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夜郎自大深居閒
中頓兵半載勇未身歷行間騁其虛憍之氣志
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又不審遺
笑敵人覆軍殺時一敗不支此不待別科其騷
擾供億招搖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
奕經為
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親服族推念同氣必不忍遽加顯戮然竊意
即幸邀
寬典亦應錮終身銷除冊檔免貽
天潢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復棄瑕錄用
且此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倘俯採輿論誰不
切齒於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
山牛鑑文蔚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直道未泯

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側聞琦善意侈
體　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屬怏怏今果未
及出關即蒙
召還熱河密邇
神畿有識無識無不坿膺太息以為
皇上嚮用琦善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熒惑
聖聰必仍係斯人履霜堅氷深足懼也頃者
御試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題凡百臣工能無惕息
今茲刑賞如此臣愚未審
皇上之所謂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
聖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墨為阿阿為即墨將毋譽
之毀之者有以淆亂是非耶北齊文襄令杜
弼陳政要可為警戒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
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
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矣文襄悅曰言雖不
多於理甚要然則今日用刑用賞豈可不以天
下人之好惡為衡乎所望
皇上立奮大威收還
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真
國法稍伸民心可慰臣不勝激切營屏之至愚昧

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謹
奏
按陳公此疏過於元直使君上無以置答若
在前明禍且不測　聖人虛懷納諫且嘉
其敢言真堯舜如天之仁也鶴間居士恭識

上諭本日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為
刑賞失宜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
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效故將琦善等三人革
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
明致琦善奕經文蔚等三人喪師失律迄無成
效唯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
自寬解琦善等韜畧未嫻限於才力現在年力
正强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劉
切指陳請收成命所奏元直敢言朕非飾非文
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

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迴護耶琦善奕經文
蔚均着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刑賞之平至
黜陟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倘該御
史所奏於情法不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邀
譽中外臣民應曉然於朕撫躬引咎虛懷納諫
之至意也欽此

林少穆制府謹戍伊犁行次蘭州致姚春木
二冬壽書

則徐頓首春木冬壽兩先生師席別已四載思
何可言去年仲冬及歲暮在祥符河干先後奉
到春翁三書冬兄兩札各贈謫戍一詩及附錄
數方所以愛惜而誨汪之者皆從胸臆中推誠
而出豈尋常慰藉語所能彷彿一二則徐三復
紬繹背汗心銘恨不能作半日面談以傾衷腸
又值河事孔殷之際昕夕在畚鍤間未遑裁答
迨河上蕆工則仍有荷戈之役矣痞作而伏幾

瀕於殆因是遲遲無以奉報萬罪萬罪夏杪虐
疾始漸止秋初由長安西行比於蘭州晤唐觀
察詢知兩先生仍館荊州吟著如舊雖皆不免
依人而韓孟雲龍遇合之緣為可羨也近者時
事至此令人焦憤填胸賤子一身休咎又奚足
道第愛我者既以累紙長言反覆慰諭亦姑陳
其厓畧不敢貽賢者失聽也徐自亥年赴粵早
知身蹈危幾所以不敢稍遲者當造膝時訓諭
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義者豈復有
所觀望及至羊城以一紙諭夷宣布德威不數

日即得其繳烟之稟稟中既繕漢文復加夷字
畫夷押蓋夷印慎重如彼似可謂誠心恭順矣
原本進呈現存壚省遂於虎門海口收烟徐與夷舶連檣
相對者再閱月其時犬羊之性一有不破第以
半段槍加我足矣何以後來猖獗之狀獨不絕
諸當日且燬烟之時遵旨出示命諸夷觀看彼
來觀者歸而勒成一書備記其事是明知此物
之當燬亦彰彰矣繳以後並未罪其一人唯諭
以寬既往而儆將來取具切結以為久遠通市
之法度他國人皆已遵具即暎國人亦已取具

數結惟義律與積慣賣烟者十餘人屢形反覆
致與舟師相接仗我師疊挫其衆彼即稟請轉
圜是冬明奉　上諭禁其貿易且疊荷密旨
區區稅銀不足計較　徐曾奏請彼國已具依者
仍准通商奉　諭究係彼國之人不應允准欽
此此辦理禁烟原委也暎夷兵船之來本在意
中　徐在都時所面陳者姑置勿論即到粵後請
勅下沿海嚴防者亦已五次各省奉到
廷寄皆覆奏若浙中前撫軍則並列六條入
告矣定海之攻天津之恐皆　徐所先期奏聞者

春夏間逆夷添集兵船來粵　徐已移督兩廣
只有添船僱勇日在虎門操　以資勦堵而逆
夷之赴浙有由粵折去者亦有未去粵而徑赴
浙者是秋知有變局　徐猶自請赴浙收復定海
而未得行是以在羊城杜門省愆不願顧問迨
和議不成沙角虎門先後失守不得已仍自僱
水勇千人擬別為一隊未幾奉有赴浙之命遂
以離粵彼四月間事固　徐所未與聞也到浙兼
旬奉文遣戍行至維揚蒙　恩改發河工效力
自八月至今年三月乃復西行此三年踪跡之

大畧也自念禍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燔
已若燎原身雖放逸安能委諸不聞不見潤州
失後未得續耗不知近日又復何如愈行愈遠
徒覺憂心如焚耳竊謂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
是自取敗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勝防況又入
長江與內河乎逆夷以舟為窟宅本不能離水所
以狼奔狂突頓陷城垣者以水中無剿禦之人
戰勝之具故無所用其却顧耳側聞議軍務者
皆曰不可攻其所長故不與水戰而專於陸守
此說在一二年間猶可今則岸兵之潰更甚於
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況岸上之城郭廛廬
弁兵營壘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無定位者
也彼以無定攻有定便無一炮虛發我以有定
攻無定舟一閃躲則炮即落水矣彼之大炮遠
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
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內地之放排鎗連聲
不斷我放一炮後須展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
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謬巧耳不此之
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祇供臨敵一哄況逆船
朝南暮北唯水兵始能尾追岸兵頃刻能移動

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故所謀往往相左 徐 嘗謂劉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以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韓岳束手奈何奈何前勇兒一炮書鑄法鍊法皆與外洋相同精之則不患無以制敵揚州有刊本惜魚豕尚多未識兩君曾見之否 徐 前年獲譴之後尚力陳船炮事若彼時專務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為今之計戰船造製不及惟漳泉汀三郡民商之船尚可僱用其水軍亦須於彼募敢死之士緣其平日頂凶捨命有死無生今以重資募其赴敵生死兩途必能效命次則老虎頭之鹽船與人亦尚可以酌用但須善於駕馭耳逆艘深入險地是謂我中原無人也若得計得法正可殄滅無遺不然咽喉被梗豈堪設想耶兩先生非親軍旅者 徐 之縷陳此事亦正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禱切禱切大作未及盡和唯謫戍一律專為 徐 而作謹次韻各一章附請削正三四兩兒年已漸長而連

歲奔波學俱不進二兒已於己亥歲乘便在家中小試謬掇一衿現在却携此兩兒出關緣大兒汝舟不能擅自隨去須奏明請旨而大府均憚於代奏是以隨至關中仍不能赴關外耳諸叨關愛順以附陳此時江左軍情果能大得捷音則如天之福倘久踞則恢復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須連結秦蜀以為之不識局中籌及否龍沙萬里鱗羽難通但有相思勿勞惠答也餘惟珍愛自重不宣

按文忠於荷戈投荒時猶惓惓時艱遥為畫策奚啻身在江河心存廊廟可謂純忠矣

鶴閒居士識

陳軍門小傳

公姓陳諱化成號蓮峰閩之同安人由行伍洊陞福建水師提督屢建軍功訓士卒有紀律道光二十年調江南蒞任甫七日逆夷滋擾浙江定海失守公即馳赴吳淞防堵築土城幾二十里鑄大炮六十位其最大者重八千觔可及數十里相度形勢設礮臺兩處西礮臺直擊夷船使之不能犯我東礮臺阻其登岸使之不能戰我法至善也而訓練戎行演習陣勢飲食衣服聯為一體嘗霪潦數日水高過膝亦上下相安

其士卒同甘苦有如此有以供帳請者公曰吾誠安矣將士能人人供應則甚善峻却之公察其兵已可用授以避炮法先辨烟色色白者乃空發可不必避惟色黑烟冒出者宜亟避之伏地乃不損以礮火必離地三尺故且演之使士卒觀無不信服公駐吳淞三載未嘗安寢夜深人靜往往至礮臺遠望對天默禱蘇松人民莫不倚之如長城戴之如慈父母三年中閭閻安堵非公之力不及此二十一年春逆夷去定海入粵浙警稍紓公戒嚴如故八月定海復陷

欽差大臣裕謙死之江南震動訛言四起不越月而商民如故此公之靜鎮所致也蓋公駐吳淞深得士卒心逆夷亦畏公威名不敢犯故逆夷有不怕江南百萬兵祇怕江南陳化成之語今年春浙江進剿失利始乘勢入慈谿雖無所得而即有窺伺吳淞意三月初上海火藥局失火轟去火藥無算傷文武數員民心大恐逆夷又入浙之乍浦逼近金山衛旋舍乍浦在金山衛川沙洋面遊奕似將竄入吳淞公審其來勢設法布置愈加嚴密不為稍動逆夷旋去至四月下

旬夷船逼近吳淞倏往倏來公知其必至大享士卒諭以大義且云即至絶無可為以吾死為度士卒感激皆含淚應之各給藥一丸謂臨陣時納諸口可壯膽皆拜受於是寧心蓋因先是徐州兵有騷動者民訴之公公貫三人耳以狥并責其隊長賞罰嚴明士卒整肅五月初八日寅刻逆夷直逼吳淞公上西砲臺指揮擊賊連發大砲壞夷船大小十餘隻逆夷死者甚衆已將退去方其時松江太湖兵在前徐州兵在後安徽兵伏於土城内以備東路而東礮台守將不能禦其登岸督戰者亦失援應惟遣邀公者再公面叱之至是已閱時五前茅當稍息公飭後勁代進而徐州兵因陣脚移動即棄械而遁安徽兵尾之公駭回顧為夷礮傷足猶指揮塘上施放大砲屹然不動而東砲臺登岸之逆夷已大隊擁至又傷洋鎗力不能支乃北面再拜而絶松江員弁韋印福錢金玉許林許攀桂徐大華死之兵丁死者數十人武進士劉國標負公屍藏諸蘆葦中越十二日國標乃至蘆葦中負出膚體不敗面目如生殮於嘉定城中紳耆

士庶及婦人女子擔夫販豎莫不奔走哭送柩
過處盡設香案祭於路者相望道出省垣江蘇
巡撫程矞泉率文武僚屬設祭官亭痛哭皆失
聲奏入
御批揮淚覽奏憤懣填胸照提督例
賜卹殉難處及原籍候建專祠所過地方均着文武
官員妥為護送噫公可謂哀榮兼至矣長次武
職以文職六月松江闔郡紳士感公之德謹於
東嶽廟設位以祭 葆廉 亦與焉謹叙其事為小
傳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華亭學生員雷葆廉撰

公祭江南提督軍門蓮峰陳公文

華亭副貢生雷崶譔

維道光二十有二年歲次壬寅六月戊寅朔越二十七日甲辰松郡紳耆士民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誥授振威將軍提督江南全省軍門蓮峰陳公之靈曰夫百姓無私加之謚激於天者最真三代有直道之公德在民者必報矧星沉上將幽則為神世重尸臣沒可祭社如我

蓮峰陳公本同安之果毅為圻父之爪牙束髮從

戎裏瘡殺賊縛孫恩於澥島誅楊太於湘湖屢
叙戰功特膺
寵眷翎飛翠羽彰纓揚海帥之威節駐金門晝錦娆
相州之治六字視如頗牧八閩倚作屏藩乃自
道光二十年夷逆鴟張倭奴豕突暗布鳩媒之
毒驟矜螳臂之撑
皇上親策廟謨預籌江省迺簡宿將移鎮茸城斯時
也八千子弟久戢干戈十萬水軍未經鋒鏑寂
寞袁公之壘濠塹俱涇迢遥黃歇之江樓船不
設加以霓旌晝駐甫及浹辰狼燧霄騰陡驚旁
午帳下之鸛鵝未列甬東則草木皆兵　公當
伏波據鞍之年值吉甫出師之月鳶墮既蒸乎
毒霧鵝飛宜畏乎颶風而乃羽檄星馳牙旗颯
舉審巖邑失輔車之勢重閉猶難謂國人有望
歲之心辨嚴不暇於是激昂誓衆草創安營終
夜枕戈慮寇徒之犯壁經年囊土憑衆志以成
城部分而士得番休整先以暇紀要而軍蝕成
誦勇更無譁然此特一將之令行非四方所心
感也所異者驃騎勛高張維一幕貔貅隊肅賞
每千金饋但受飧愧傷廉悉將壁返飛堪食肉

除饗士并卻鼎烹至於海濵風號穹廬雪積持
遠鏡以晨瞭吹律管而宵興固已誠達
主知忠邀
天鑒忌功者彈章莫入誦德者巷陌僉同方謂荆楚
得羊公民皆安堵合肥　韋武冦不侵疆矣豈
料浙洋寶偪漸欲窺吳武庫方灾便圖望蜀江
先量去跳梁之技何窮艦欲飛来游釜之蹤不
定至　公薨之日狂瀾揚沸火輪蔽空公果察
鬼蜮於機先策虎羆於麾下倉皇結伴慷慨登
臺申號令於三軍聽指揮於一纛郎機礮振迭
推黌背之帆霹靂弓鳴迅奪鼉腰之鼓而沉冠
軍建壘刁斗相聞醜類掀波舳艫殆盡嚮使鄭
師未北卒揚考叔之蠆張欒伯不東但視中行
之馬首則么麽悉殄魑魅同殲不特揮戈無慮
霆奔且將磨盾而書露布奈何軍無後繼功敗
垂成潰等符離孰作宏淵之煽驚同淝水恍聞
朱序之呼卒至太尉韡刀但防賊辱將軍馬革
竟裹尸還此士民為之拊膺
天子聞而揮淚者也嗚呼推轂元戎未試屠鯨之手
握符方鎮難憑驅鱷之文獨此軍一當白奴乃

中國頗封京觀何以征鼙奮擊掌僅孤鳴契箭
傳呼肘多旁掣子玉之卒未動周處之死無援
赤火白荼枉瘁三年之力厥旌冷翠空歸千里
之魂豈無同仇誰真效節欽惟
聖朝祀重昭忠
恩榮錫命廢後而簪纓勿替建祠而黍稷惟馨謚當
議乎太常帑已
頒於內府意張巡誓為厲鬼以報涓埃或韓擒死
作閻羅永留精爽某等向資保障恃若長城共
感忠貞肅將私祀謹具牲牢之奠用伸葵藿之
忱至如將盡知方士皆効命青燐白骨新鬼煩
寃風馬雲車壯心騰鬱知在天仍隨鞭鐙宜為
位並受蒸嘗易鐃吹而作悲歌海甸已頒一往
奉明禋以彰忠悃靈旗永護千秋哀哉尚饗
鶴閒曰陳蓮峰軍門殉節後郡人有扶乩者
忽軍門至題詩一首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
自强可憐臣力盡一死誤君王書畢乩盤寂
然余謂是真公之神降乩也若云人為之必
曰一死答君王一死報君王矣曰一死誤君
王蓋公死而夷船迺得入長江成和議遂致

洪流泛濫貽患無窮公雖死而忠魂憤憤難抒者故借乩以剖示焉讀之令人肅然凜然

海氛紀事　常熟　吳嵳　兼山

桴鼓初從海上聞蟲沙猿鶴已紛紛城孤坐失舟山險戍遠空屯石浦軍將畧人非湯信國罪言誰是杜司勳桑麻四野承平地萬竈炊烟入陣雲（嘆咭唎夷船六月初三日遊奕韮山初五日舟山失守）

同時生死事難量獨有文臣竟國殤半夜龍蛇爭起陸諸軍鵝鸛不成行攻城頓使千夫潰罵賊先聞一尉亡何處更尋新令尹凄涼燐火照沙場（六月初八日夜半定海縣城陷縣尉全福罵賊被戕署縣令姚懷祥到官才匝月不屈死之水陸諸營汛武官無一死者惟總兵張朝發受傷蹈水遇救）

苞茅初負却　王廷欲借珠山木不經重譯古
来無此國遺編明代替因形人多事夏官闗白
文豈蠻夷解殺青猶是前朝舊倭患備倭城堡
太零丁古無唉咭唎國惟佛郎機以巨砲利兵横行海上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髮赤鬚諸番如滿剌加巴西呂宋紅毛皆為所併築室建城於粤東香山澳門通市乾隆五十八年舟至定海聲言入貢請借珠山為貿易地詔却其　驅之使去其夷官尊者呼関白多中土人亦刋有中原文字書籍前明時御史何鰲疏請盡驅佛郎我以巡撫林福條議留之有四利遂相沿至今
林福通商肇亂階何鰲抗疏少人楷當年功罪
今朝定百感興衰烈士懷兵潰厦門聞警驟師
援浙海計程乖諸君儘有澄清願戰守憑誰議
獨排
頻来間諜託傳書敵國公然敢自居絳灌無文
原未解范韓當局定如何民因防口言猶誕將
不改心計総疏我欲登高非作賦萬重洋裡看
擒渠夷匪屢致書巡撫納戰期我軍已五千餘衆夷来祇四人自稱書使者不持寸鋏
乍浦吟　吳嵰
天險常憑説坦途乍川形勢控當湖城堅壁壘
尊都護地滿樓臺勝畫圖砲火深宵閑刼運繡
衣中道悞兵符請看一艇乘潮入鐵板成沙事

有無
長將鋏板比流沙傷岸曾無海上槎幾片紅旂
諸島嶼滿城白骨萬人家夷來始覺民多附戍
罷翻聞卒共譁章叡子孫原不忝獨拚貢鬟了
年華乍浦之陷署同知章逢甲以折進士試官年甚少獨死於難

長谿嶺　吳嵇

生能殺賊死殊倫父子同捐八尺身二百年來
教忠孝可憐近日祇朱陳長谿嶺之戰金華協副將朱桂殺賊屢勝身被數創猶手刃數十人其子朱昭南單騎奪父屍同死于難與粵東副將陳連升父子殉節事同
中年得第博親歡纔向沙場現宰官血污遊魂
望歸旆簞瓢陋巷路漫漫新進士顏俊敬試令浙中檄隨長谿嶺軍營即罹於難貧無歸櫬之資其僕葉升從死

吳淞口　吳嵇

畫角聲先一雁秋吳淞戰艦幾沈浮綠章爭上
和戎策赤幟曾無反客謀潰卒倉皇工刼掠殘
民潦倒避誅求傷心惟有陳驚坐不負功名斷
白頭夷陷寶山縣城提督陳化成戰歿於吳淞口兩江總督牛鑑先退保江寧夷索五十萬金贖城比戶逃亡殆盡清卒沿村刼掠尤甚於夷
談塵何人讀豹韜斬蛟今日力能操一軍孟瀆

增溝壘百里劉河駐節旄我馬疲瘏生可托爾
牛觳觫死曾逃世間維有沙場血成就功臣上
戰袍

金陵感事　　吳嵰

又報沿江急鼓聲瓜洲直下秣陵西弟兄國有
烏孫例父子軍無虎將提遠戍望天生馬角哀
歌借劍血牛蹄近來海市依城郭溫嶠何勞照
水犀夷據瓜洲遂近逼江寧泊舟於儀鳳門外牛鏡塘制府疏請廷決大計以唉咭唎與天朝為敵體上聞江浙諸大夫且有望琦靜菴舊相賜環共成和議者亦有訛傳林少穆制府復起督師者

萬木呼風天地秋石頭江畔致書郵枕戈免胄
思羊侃對酒披襟歎馬周客子故應半分鹿庖丁
恨不解全牛東南浩刼山川裏封事頻增
聖主憂
龍蟠虎踞陣雲堆萬室流離道路哀舊相頭銜
都護重將軍心事便宜裁金湯豈有千年固馬
市何妨一笑開自道甲兵渾不及敵中親見不
凡才耆介春將軍極稱夷酋璞鼎喳有非常之才非我軍所能敵和議既成耆介春將軍伊萃農舊相牛鏡塘制府率司道各官兩讌夷首璞鼎喳郭土立等獨嗎唎喺不至璞鼎喳携夷樂當筵三奏於是益嘉其恭順我軍讌設江甯貢院夷兵遊秦淮兩岸

頻年疆場苦相侵百計休兵力不禁三殿鉛書
天子璽萬方財賦地丁全渾忘虎兕圖吞肉深
為豺狼信革心今日始知平海易祇憑把臂當
成擒耆介春將軍伊萃農舊相牛鏡塘制府以夷逆要約十四欵請用御璽其鴉片烟價贖城免戰請費議給二千一百萬元先予六百萬退出長江約期讌飲
聞道金陵樂事真投戈把酒笑談頻魚龍曲奏
夷中樂猿鶴魂消坐上賓四瀆漏危添此日九
州聚鐵鑄何人夜深嗚咽秦淮水玉女牕前淚
滿中
鎖院開樽戶不扃當筵山送六朝青漢官濟濟
威儀在彍騎欣欣戰伐停舒難未防家共毀養
癰終恐藥無靈坐間頻問神師道猶是中原一
將星席間夷酋璞鼎查詢及林少穆制府現在何處答以遠戍伊犁璞稱嘆久之

論史　吳嵰

國本誰能固遐荒富島夷水窮危更漏地大軸
難移烽火連江海星芒動斗箕當時心可諒意
不在羈縻黃
本備專征去常為易俗謀冦偏工反間釁轉啟
旁求聲望平生重功名一炬休終然看魏絳同
在玉關頭林

惆悵津門道頻年罷水軍地圖三輔近風信九
天聞獻策輕餘子和戎始自君一為滄海使冠
盜日紛紛 琦
豈不伊人想其如物望虛兵多離亂後地是戰
爭餘脉脉思前事迢迢待遠書至今共耆舊曆
火說安居 伊
往日執金吾還看剖竹符如何排大難從此廢
前模冒頓猶甥舅王人豈隸奴江妃府餘恨合
浦少還珠 者
一讀江南賦無如庾信哀金陵根本地玉節棟
梁才餧虎探飢飽呼牛任去來獮猴遠相勝猶
得畫麟臺 牛
亦有蒼生望花似舊新艱危逢戰地衰病惜
勞臣頓易中途轍空談曲突薪此邦多月旦何
處覓完人 劉
靜菴曲
何人結搆號靜菴珊瑚大齊黃金函坐中非仙
亦非佛天魔墮地成奇男想當奪胎任村舍縱
有襁褓惟襤褸一朝物色裨販去卅年赫赫資
雄談通侯世家致身早舊時鄉里誰能考白頭

老媪心獨知飢寒面目方枯槁匍匐來前苦致
詞但求一飽官廚稻呼兒豈異斷腸猿視毋真
如寄生草電光石火頻相催百蠻海上軍門開
忍使瘡痍遍原野議割疆土輕塵埃都護死忠
子死孝大角沙角摧礮臺俄聞列鎮虎門隘援
師不出緹騎來江淮父老流涕久旌旂眼見防
秋後子孫血肉餉黿鼉至今鬼哭黃門口菴空
夜靜星滿天貫索閃閃朱絲鮮胡椒尚儲八百
斛那得溟渤銷烽烟悠悠富貴終安在不及窮
檻無一錢檻車睡醒平生夢道旁觀者言尤痛
君親恩重兩俱忘頭顱甘為蠻夷送諸君從此
問狐狸天下甲兵長不用（廣東提督閔天培副將陳連升父子皆以援師不發先後殉節）

秋感

邊聞昌國倍酸辛三鎮同亡百戰身父老那堪
城再陷鶉鈴空詡世無倫及戈躍馬非關冠複
壁藏官轉借民多少樓船橫海泊蛟門坐視彼
何人（嘆夷舟臨定海壽春處州定海三鎮血戰六晝夜力竭死之署知縣舒恭受自服生鴉片已死半日為村民灌救復甦）
虎符手握本專征家世勇傳上將名慷慨誓師

持讜論倉皇棄甲潰雄兵一旬竟使三城失半
日偏能百里行聞道糢糊身死處輕舟猶自問
歸程
四明壁壘片時拋完卵番番是覆巢風雨滿城
迷去路牛羊無主散荒郊紛紛退守人三舍誰
道輕生水一坳何日將軍自天降千秋信史在
衡茅寧波郡城既陷提督余步雲以退守慈谿為詞知府鄧廷彩鄞縣令王鼎勳鎮海縣令葉堃皆以投水遇救閔白諸大吏據以上聞獨鎮海縣丞李向陽夫婦自經殉節於城將陷時
深淺沙塗傍海量姚江又報避奔狼當先民去
多無恙地少兵屯本未防天許顏回心可鑄人
依劉表願難償蒼生痛哭羣夷笑到處何曾有
戰場夷以火輪船沿海量沙入餘姚縣境官民爭避夷遂入城

此書六册清國傳鈔本藏于京都府立圖書館
蓋鴉片亂時鶴間居士者彙錄公牘而成與中
西紀事英夷犯境見聞錄各書可互相發明矣
前數年余傭書手鈔錄二通今以一通奉
叔言先生賜存為幸　　内藤虎
明治卅五年二月